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中世纪哲学

上 卷

赵敦华 傅乐安 主编

吴天岳 审校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

中世纪哲学

上 卷

赵敦华 傅乐安 主编

吴天岳 审校



2013年·北京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序

中世纪是西方哲学史的承上启下的时期。在此时期，西方文明的三大来源——希腊的理性主义、罗马的法制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通过基督教的哲学和神学，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文明传统。中世纪哲学对于现代人理解西方文明传统的起源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史料浩瀚，19世纪末米恩(Migne)神父在巴黎编辑的《教父学全集》希腊文系列(至1445年)162卷和拉丁文系列(至1216年)225卷，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中世纪重要哲学家都留有多达十几卷或几十卷的拉丁文全集。这些史料集哲学与神学于一身，内容繁杂，文字艰涩，即使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也很难掌握。近百多年来，外国哲学史家整理、翻译和选辑了一些中世纪哲学史料。重要的英文资料集有：A. Roberts等编写的《尼西亚会议之前的教父》(14卷，1897年)，F. Schaff编写的《尼西亚会议期间及其后的教父文库》(14卷，1887年)，R. McKon编写的《中世纪哲学家文选》(2卷)，R. Lerner等编写的《中世纪政治哲学》，以及A. Hyman等编写的《中世纪哲学》，Shapiro编的《中世纪哲学》，Kretzmann和Stump主编的《中世纪原著剑桥译本》(3卷)，Wippel和Wolter主编的《中世纪哲学》，Baird和Kaufmann主编的《哲学经典·中世纪哲学卷》，以及Hyman和Walsh编写的《中世纪哲学》。

上述在国外广泛使用的资料工具书,却不为我国哲学研究者所使用。这似乎不能完全用语言上的障碍来解释,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英文资料集,而且大量的英文哲学著作都被翻译为中文了,但却没有一本中世纪哲学资料集的中译本。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世纪哲学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 18—19 世纪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他们大多认为中世纪没有真正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宣称,他要以“七里靴”的速度对中世纪哲学做简单的浏览,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态度。但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中世纪哲学的价值逐渐被学术界所认识,大量的中世纪哲学资料被发掘,并从拉丁文翻译为现代西文。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已成为西方哲学史的三足鼎立格局。但在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成果仍然很少,与西方哲学其它各时期的成果相比很不相称。中世纪哲学研究成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瓶颈”,影响了西方哲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对中世纪哲学原著的理解。做翻译的人都知道,研究和理解是翻译的质量保证。由于对中世纪哲学缺乏全面透彻成熟的研究和理解,中世纪哲学资料的编译工作一再延宕。

其次,中世纪哲学著作的翻译有特殊的语言要求,早期教父的著作很多是用希腊文写的,而大量著作写于拉丁文。这些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同于古典语言,词义和语法上有很大改变。中世纪思想家表达哲学思想,大量引用基督教经典、历史和典故,中国学者不甚熟悉。即使从现代西文译本转译,也要熟悉与英文相对应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术语,并理解这些术语的原意。现

在国内具备这样素质的翻译者人数较少。

第三,现有的英译本在选材上有各自的重点。有的选本从公元 5 世纪开始,而不顾此前的教父哲学。有的主要集中于某一领域,如逻辑学、政治哲学。有的对哲学与神学不做区分,虽然在中世纪哲学中不能完全区别神学和哲学,但一本哲学资料集如果包含了过多的神学内容,显然是不妥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没有以某一本英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而是在现有的各种中世纪哲学资料集和著作之中,选择既能反映全貌,又能体现精华的篇章。为了确定选目,我国学者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老一辈学者编译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辑》一套四本,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 19 世纪。这套书培养了中国几代哲学研究者,已成为研究西方哲学的重要参考书和必要的工具书。但这套书唯独缺少中世纪哲学选辑。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老一辈哲学史家和翻译家多次呼吁要重视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和翻译。为此,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建议国家教委向国际中世纪哲学的研究重镇比利时卢汶大学派研究生,我当年考取了他招收的出国研究生被派往卢汶大学,在那里还结识了由于同样原因来到卢汶进修的傅乐安先生。1988 年我学成回国,傅乐安先生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主编《中世纪哲学原著选辑》。陈修斋先生非常重视这本书的翻译,亲自校订了武汉大学参与者的译作。我因为忙于写《基督教哲学 1500 年》,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翻译,只帮助王太庆先生看了几篇译文。不幸的是,1994 年傅乐安先生把初稿交到出版社后不久去世。由于没有人审阅,这份书稿一直悬之高阁。2003 年,段德智教授和我主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西方哲学经典翻译(中世

纪卷)》，项目课题组由各高校中世纪哲学的专家组成，《中世纪哲学原著选辑》的编译得以再次启动。

我采用了傅乐安先生主编的初稿中近二分之一的选目。由于当时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一些译者失去联系，而译文又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有些篇章只能另请译者重新翻译。本书的大多数选目是课题组成员经过仔细研究之后选定的。本书的翻译工作采取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方法，用高水平的研究保证翻译质量，用高质量的翻译表达中文研究成果。翻译时要求现代外文译本和拉丁文(希腊文)原著相互参照。原译稿由傅乐安、陈修斋先生审校，我对新篇目译稿进行了初审，并写了每一部分的前言和中世纪哲学家的介绍，统一了体例和译名，做了必要的改动，为了确保所有译稿质量，又请吴天岳进行终审。

吴天岳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卢汶大学攻读博士，师从中世纪哲学著名学者斯蒂尔教授，2007年毕业后回北大任教。他有很好的中世纪哲学专业知识和拉丁文、希腊文功底。为保证翻译质量，我请他最后审校全书。吴天岳的校注非常认真，十分繁重。由于体例的缘故，他的校注只是部分地反映在注释中。吴天岳博士实际上是本书的第三位主编，他的工作的重要性绝不在我以下。我愉快地承认，他的审校是终审，我没有对他的校注做任何改动。当然，对书中可能的差错，我应负完全责任。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中世纪哲学》是全国各地学者研究和辛劳的集体成果，最终顺利完成，完成了老一辈学者的夙愿，也满足了中青年学者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哲学的需要。我们首先怀念陈修斋、傅乐安等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感谢各位译者的精心研究和翻译。特别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激励和资助,最后感谢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关群德等编审的组织、编辑和校稿的辛勤工作。我期望此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时也期待同人方家和所有读者不吝赐教。

本卷的翻译由多人完成,具体情况如下:查士丁:《护教辞》(第一篇)、《护教辞》(第二篇)吴飞译,《与蒂尔弗的对话》吴飞译/阿萨纳戈拉斯:《为基督徒呼吁》吴飞译/塔提安:《致希腊人》吴飞译/提奥菲勒:《致奥托莱托》吴飞译/伊里奈乌:《反异端》吴飞译/奥利金:《论首要原理》石敏敏译/克莱门:《劝勉希腊人》王来法译/德尔图良:《论灵魂》王晓朝译/拉克坦修:《神圣原理》王晓朝译/阿塔纳修:《论道成肉身》石敏敏译/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神学演讲录》(第二篇),神学演讲录(第三篇),神学演讲录(第五篇)石敏敏译/尼撒的格里高利:《论人的造成》石敏敏译/大巴西尔:《创世六日》石敏敏译/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19、22、26—29章)周伟驰译,《忏悔录》(第七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4—7章,第10—18章,20—21章,23—25章,第十二卷,第十三卷)傅乐安译/《论教师》周伟驰译/《论自由决断》傅乐安译/《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帝之城》(第八卷、第九卷,第十一卷第4—6章,第十四卷第5、6、12、13、20、22、25、28章,第十九卷)傅乐安译,《上帝之城》(第十一卷第25—28章,第十四卷第1—4,9章)王晓朝译/《论圣徒的预定》周伟驰译/波菲利:《〈范畴篇〉导论》王路译/波埃修:《波菲利〈导论〉注释》,《神学短论》王晓朝译/《哲学的藉慰》傅乐安译,赵敦华校/爱留根那:《论自然的区分》傅乐安译,赵敦华校/安瑟伦:《独白》、《宣讲》吴飞译/阿伯拉尔:《对波菲利的注释》赵敦华译,《伦理学:认识你自己》溥林译/

阿尔法拉比:《论理智》,《幸福的获得》徐瑞康译,陈修斋校/阿维森纳:《论治疗,形而上学》,《论解脱,论灵魂》张传有译,陈修斋校/阿尔加扎里:《从错误中得救》徐瑞康译,陈修斋校/阿维洛伊:《确定宗教与哲学关系之性质的决定性论文》,《关于天体的实体》《对〈论灵魂〉的长篇注释》张传有译,陈修斋校/萨阿迪亚:《教义与信仰之书》雷红霞译,陈修斋校/阿维斯布朗:《生命之泉》雷红霞译,陈修斋校/迈蒙尼德:《迷途指津》段德智译,陈修斋校/彼得·朗巴德:《箴言四书》傅乐安译/格罗斯特:《论光》吴飞译/罗吉尔·培根:《大著作》周晓亮译/波那文图拉:《心向上帝的旅程》、《旷野中一个卑微者的沉思》、《论学艺向神学的回归》溥林译/西格尔:《论世界的永恒》刘素民译/托马斯·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段德智译,《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傅乐安译,段德智校/约翰·埃克哈特:《上帝慰藉之书》段德智译/邓斯·司各脱:《论第一原理》王路译/威廉·奥康:《逻辑大全》王路译/奥特库尔的尼古拉:《致阿雷佐的贝尔纳的信》吴飞译/布里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论辩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论辩集》吴飞译,《不可解命题》王路译。

全书最后由吴天岳统校,“校注”均为吴天岳所作。

赵敦华

2011年1月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编 教父哲学

前言	3
一 查士丁	5
《护教辞》(第一篇)	5
《护教辞》(第二篇)	7
《与蒂尔弗的对话》	11
二 阿萨纳戈拉斯:《为基督徒呼吁》	16
三 塔提安:《致希腊人》	26
四 提奥菲勒:《致奥托莱托》	36
五 伊里奈乌:《反异端》	46
六 奥利金:《论首要原理》	57
七 克莱门:《劝勉希腊人》	76
八 德尔图良:《论灵魂》	111
九 拉克坦修:《神圣原理》	119
十 阿塔纳修:《论道成肉身》	133
十一 纳西盎的格里高利	149
《神学演讲录》(第二篇)	149

《神学演讲录》(第三篇)	157
《神学演讲录》(第五篇)	182
十二 尼撒的格里高利:《论人的造成》	187
十三 大巴西尔:《创世六日》	204

第二编 奥古斯丁

前言	221
《忏悔录》	223
《论教师》	273
《论自由决断》	289
《论三位一体》	382
《上帝之城》	433
《论圣徒的预定——致普洛斯柏和希拉里》	534

第三编 “黑暗时代”的哲学

前言	593
一 波菲利:《〈范畴篇〉导论》	594
二 波埃修	617
《波菲利〈导论〉注释》	617
《神学短论》	625
《哲学的慰藉》	657
三 爱留根那:《论自然的区分》	676

第四编 早期经院哲学

前言	700
一 安瑟伦	701
《独白》	701
《宣讲》	760
二 阿伯拉尔	785
《对波菲利的注释》	785
《伦理学：认识你自己》	824

第一编

教父哲学

前　　言

公元 1 – 4 世纪是基督教迅速传播、发展并取得统治地位的阶段。经过 4 个世纪经文规范化、组织制度化、信仰正统化的大一统过程，基督教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信仰和价值体系。教父是基督教实现大一统过程中教义的传播者和解释者、教规的制定者和公教会的组织者；被称作教父的基督徒一般应具备四个条件：遵循正统学说、过圣洁生活、被教会所册封、生活在基督教早期（主要集中在 2 – 5 世纪）。按使用语言的不同，教父被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两类教父各有四大博士，他们是：希腊教父纳西盎的格里高利、巴西尔、约翰·克里索斯托和阿塔纳修；拉丁教父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按年代区分，可以 3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为界，把教父分为前期与后期。早期教父的共同特点表现为他们大多是护教士。从现存的护教辞来看，他们的辩护主要针对罗马统治者的政治迫害和思想偏见，以及内部异端这样两个目标。

教父并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理论，人们一般也不称他们为哲学家。但是教父在创立神学理论时，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所知的哲学思想，或排斥思想，或求同存异，或改造利用。人们把教父著作包含的哲学因素，如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使用的哲学概念和思辨推理等抽取出来，概括为教父哲学。这个过程是

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之间进行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教父建立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范式,对中世纪乃至后世的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第一编重点选取了早期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的护教学著作中,能够集中反映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关系的内容。

一 查士丁

查士丁(Justinus, 约 100 – 165 年), 最早殉道的护教士之一, 被称为“烈士”。主要著作有两篇《护教辞》, 第一篇(*I Apologia*)写给皇帝哈德良, 第二篇(*II Apologia*)写给皇帝奥勒留; 另有《与蒂尔弗的对话》(*Cum Tryphone Judaeo dialogus*)。他首先提出了“基督教哲学”的概念, 认为皈依基督教就是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护教辞》(第一篇)

[第 59 章 柏拉图从摩西学到的内容] 你们会得知, 柏拉图是从我们的导师——我们指的是先知们——那里给出的说法, 借来了他的这讲法: 上帝改造了杂乱无章的物质, 制造了世界。柏拉图听到了上帝通过摩西说的话, 而我们前面已表明, 摩西是第一个先知, 比那些希腊作家都更古老; 通过摩西, 先知之灵说出了, 上帝最先是怎样和从什么物质中造了世界: “起初, 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①于是, 柏拉图与那些同意他的人, 还有我们自己, 都学到了, 你们也可以相信, 是靠了上帝的言, 整个世界都从那摩西早先说的实体中造了出来。诗人们所谓的“阴间”

^① 《创世记》, 第 1 章, 第 1 – 3 节。